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十字方队/马继红, 高军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6

ISBN 7-5063-1415-0

I. 红… II. ①马…②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1904 号

红十字方队

作者: 马继红 高 军

责任编辑: 罗静文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76 千

印张: 11.75 插页: 2

版次: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415-0/I·1403

定价: 1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1

对于肖虹来讲，报考军医大学，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高考填写志愿时，在总参某部自动化局当副局长的妈妈一再力主她报考医科大学，而且点名要报考林巧稚曾经工作过的那所北京著名的医科大学，她知道女儿的实力，并不为那令人仰为叹止的高考录取分数担忧。肖虹调皮地朝妈妈做个怪样，她知道，当一名白衣天使一直是妈妈心中的梦。或者说是一种情结，而刚刚提升为少将军衔的父亲——某集团军军长，却希望唯一的女儿报考军校。他始终固执地认为，在人的一生中，应当有一段当兵的历史，特别对现在这种蜜罐里长大的独生子女，更应该在军队的熔炉里淬淬火，即使不当一辈子职业军人，对其一生也将大有裨益。

当肖虹把妈妈的希冀和父亲的期盼默默地融合在一起，在报考志愿表的录取学校栏上，庄重地填了某军医大学时，她忍不住偷偷地笑

了。她并不是那种对父母的指示言听计从的乖乖女，尽管她喜欢医生的职业，尽管她向往军校的生活，但最终导致她下定决心的，还是那个藏在心底的、从未向别人透露过的、属于女孩儿自己的小秘密。

高考成绩公布后，肖虹以雄踞榜首的高分摘取了学校理科状元的桂冠，当老师和同学们向她祝贺，问她当初报考军医大学是否后悔时，她习惯地咬咬下唇说，如果让我现在填写，我的第一志愿还是军医大学。

火车甩下广袤的华北平原，越过被称为母亲河的黄河，在富有节奏的铿锵声中，一直向南挺进。

肖虹眯起眼，凝视着车窗外的景色。那一望无垠的田野，那星星点点的村庄，在夏日的黄昏中，背衬着霞光黯然的灰蓝天空，缓缓地向后移动。肖虹的心里忽然浮起了一种莫名的复杂情绪。说不清是忧伤，是眷恋，还是亢奋……在此之前，她虽然也坐火车到外地去度过暑假，但真正远离父母，独自走向社会，这是第一次。上火车的时候，她没让父母去送，只是约了几个同学。与其说她怕看见母亲的眼泪，还不如说她怕自己忍不住滚出“金豆子”来。平时，她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碰到芝麻大点儿的事都要找父母商量，动不动地淌咸水的女孩儿。然而，当火车真的开动起来，当她真的要告别这座生活了十七年的古老京都，她还是不由得背过脸去，任凭同学们那如潮的呼喊被火车“哐当哐当”的声响一点点淹没。

一滴雨珠打在车窗上，被风吹着，在玻璃上划出一道长长的吻痕。紧接着，两滴，三滴……不一会儿，车窗上便布满了雨的泪痕。

肖虹从书包里抽出一本小说，懒懒地翻了几页，又不由自主地合上。她轻轻闭上眼睛，朦朦胧胧的思绪中突然跳出一个人来，像感光

后泡在显影液中的照片，渐渐地变得越来越清晰，那浓浓的向上扬起的剑眉，那目光敏锐的眼睛，那悬胆般的鼻梁，以及那线条刚劲的嘴角，勾勒出一幅英武军人的肖像。此刻，他在干什么？他收到我拍给他的电报了吗？他会来车站接我吗？

肖虹与他的相识，纯属偶然。那是五年前的暑假，肖虹以《中学生》报小记者的身份，获准参加了父亲所在集团军组织的一次军事演习。就是在那次演习中，她认识了这位英俊魁梧的连长，并为他拍了好几张照片。采访时，肖虹得知他叫赵志伟，并意外地了解到，他入伍前居然和自己是一个中学的，是名副其实的大师哥。不知是不是因为这层关系，彼此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那天他们海阔天空地聊了很久，分手时，肖虹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愉悦和恋恋不舍。打这以后，肖虹常常给他写信，赵志伟也利用休假的机会到肖虹家做过客，每当赵志伟离去，那种回味总是悠长而甘甜。再往后，进入花季的肖虹，初开的情窦也像那鼓胀的苞蕾，不同的是，她不像班里的那些女生，总是喋喋不休地把那些歌星影星挂在嘴边，把他们的照片贴得满寝室都是，她只是在不知不觉中，增加了对赵大哥的思念。每逢有意义的节日或赵志伟的生日，她总要精心制作一张贺卡，写上几句既热烈又含蓄的祝辞，小心翼翼地投进邮筒。而每次收到赵志伟的来信，她的心总是激动得怦怦乱跳，总要躲到没有人的地方，一遍又一遍地咀嚼信中的每一个字，她无法解释这种心态与行为，她弄不清这是不是大人们所说的那种爱。

火车徐徐驶进热闹喧嚣得像个巨大音箱一样嗡嗡共鸣的站台。肖虹趴在车窗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接站的人群。直到列车停稳，也没有发现那张熟悉的面孔。她不由得有些失落，车厢里的人都下完了，她才拖着那只带轮子的旅行箱向车下走去。

肖虹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穿行，眼睛不停地东张西望，周围的人都不由得被她那清纯、靓丽的气质所吸引，身后传来轻轻的赞叹声。肖虹的内心不由得浮起了一种满足。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漂亮，是来自班里男生那追光灯似的目光，她的身材苗条、挺秀，腰肢很细，胸部丰满，那生机勃勃的瓜子脸，那宛如象牙雕就的胳膊和手腕，那光洁的脖颈，那乌黑润泽的披肩发，无处不闪烁着少女特有的青春气息。

直到出站口，肖虹仍没有找到那个她一直期待出现的身影。她手搭凉棚向远处望去，前面是一片攒动的人头，是喧闹的喊声、笑声，是色彩缤纷的服装，是飘动着的炫目的长裙，是匆匆忙忙的脚步，一辆接一辆的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大轿车、小轿车、面包车，流水般的自行车，令人眼花缭乱。一种混合着焦躁、不安和失落的情绪，像涌动的潮水，无声地撞击着她的心岸，她忽然觉得有点委屈。她在火车上曾一遍遍地设想，赵大哥会怎样在站台上迎接她，手里会不会捧着一束火红的玫瑰花？可此刻，竟然连人影都见不着，莫非他没有收到电报？莫非他出差了……

离出站口不远，“军医大学新生接待站”的横幅格外醒目。肖虹朝那边瞥了一眼，她并没有走过去的打算，她还是要执意地等她的赵大哥。

就在这时，距出站口不远处，突然出现了骚动，一个二十多岁蓬头垢面的男人正拨开人群，拼命地向前逃窜，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两名警察在奋力追赶。不时有人叫喊，抓小偷！

小偷不顾一切地向前奔逃，连着推倒了好几个企图拦截他的旅客，周围人见状，没有谁再敢上前。这时，小偷噌地越过一道护栏，打算跑进对面的商场。

忽然间，一辆草绿色的军用吉普车嘎然停在小偷面前。小偷一怔，待他反应过来，夺路再逃，从车上跳下来的青年军官，一个漂亮的扫堂腿将小偷踢翻在地，小偷刚爬起身，还没看清对方的面孔，军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反擒住了小偷的双手。

由于这一切来得太快，还没让人看明白，已经结束了，真像是警匪片中的精彩片断。直到警察赶到，从军人手中押过小偷时，人们才看清，这是个英俊高大的陆军少校。

陆军少校的不凡身手博得了周围的一片掌声。少校腼腆地笑笑，重新回到吉普车旁，正准备上车，肖虹冷不丁出现在他的面前，惊喜地叫了一声：“赵大哥！”那神情，是喜悦，更是自豪。

丁惠敏坐在离学校不远的马路沿儿上，手里捧着一本诗集，她的眼睛不时地朝大门口瞄着，目光中透着一种焦躁。过往的人不停地和她打着招呼。

“惠敏，你坐在这干吗？等人呀？”

“惠敏，听说你考上本校了，祝贺你！”

“惠敏，怎么最近一直没见到你爷爷，他身体好吗？”

丁惠敏有一句没一句地答应着。她在学校的知名度，完全来自她爷爷。要说起她的爷爷，那可是个非同一般的人物。四十年代末，他只身赴美留学，二十多岁便取得了博士学位。建国初，他又毅然抛弃美国的优裕生活，冲破重重阻挠，躲在一艘商船的地下室里，冒着被发现后抓回去终生监禁的危险，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整整漂泊了二十多天，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六十年代，他创立的“丁氏切肝法”曾在世界引起轰动。八十年代，他重返美国，一篇治疗肝癌的论文，在国际外科年会上获得好评。九十年代，他创办了亚洲第一所“肝胆

外科医院”，经他手救治的疑难危重病人，就像天上的星星，看得见，数不清。眼下，虽说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但做起手术来仍然眼不花，手不抖，他的智慧就像汨汨的泉水，似乎永远喷不完，流不尽。由于丁惠敏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所以学校里不认识她的人不多。

丁惠敏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再一次把目光投向校门。忽然，她的眸子里闪出了一束兴奋的亮光。

“张飞字！”丁惠敏一边喊着，一边站起来，匆匆向门口的方向迎过去。

被唤作“张飞字”的人，身材显得比同龄人纤弱，眉宇间隐约可见一道与年龄不相符的皱纹，给人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他和丁惠敏中学六年一直是同窗，他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一直是班干部、团干部。丁惠敏从心眼儿里佩服他，喜欢他，但说不清为什么，又很难和他近乎，彼此之间总有那么一段距离。

“丁惠敏，你怎么在这儿？”张飞字拎着箱子跑过来。

“人家在这等你好久了，你怎么才来？不是说好一块儿去报到吗？”

张飞字抱歉地笑笑：“真对不起，刚才有点事耽搁了。”他顺手拎起丁惠敏的箱子：“惠敏，进到这里，我就像进了迷宫一样，全得靠你指点迷津了。”

丁惠敏脸上不由得浮起一种优越感：“你跟我走就是了。”她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不时地回过头来：“飞字，咱们能分到一个学员队也算天意，到时候，你可还得像中学一样多帮助我。”

张飞字笑笑：“看你说哪去了，你是在这所学校里长大的，你爷爷又是著名的教授，这回该你多帮助我了！”

学员八队队长黄大鹏对自己在学员宿舍楼前营造的欢迎新学员的氛围是满意的。

一幅鲜红的大横幅挂在楼前，上面几个白色的大字：“欢迎新学员”显得格外醒目。门前竖着一块黑板，黑板上有几个很漂亮的美术字：学员八队欢迎您的到来。他不时地端详着这块黑板，很有些自我陶醉的感觉，因为这是他的杰作。

黄大鹏有时想，现在当兵的，能写出这么漂亮的美术字，恐怕不多了，别看现在规定军官都要经过院校培训，可有些硕士、博士生写的字却像毛毛虫一样。他清楚地记得，当年就是因为自己有这一手好字，老兵一茬一茬地退伍，可自己总是被连长以有专长而留下来，这一留，就成了干部了。他想，如果没有这个特长，自己也许提不了干，也许和一个车皮拉来的那批战友一块儿，早就回到那个小山村去了。如果是那样，自己现在不知是个什么样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此刻扛在肩头的中校军衔肯定是没有了。

又有一辆大客车拉来了一批新学员，黄大鹏忙上前去招呼。他不怕忙，更喜欢人多，忙忙碌碌的，心里觉得充实。这满满的一车人，有一多半儿是家长，有的甚至三四个人来送一个学生，光这些送行的家长，就可以编成一个加强连了。他真闹不明白，现在交通这么发达，学校又有专门接站的，家长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有的人还牵着扯着，好像生怕孩子跑丢了似的，更让他不能容忍的是，有些家长们大包小包地扛着行李，而新生居然空着手大摇大摆，似乎是天经地义。这怎么了得？！从这次迎新生所看到的，黄大鹏与他带过的前两届学员做了个比较，总的评价是九斤老太的理论，一届不如一届。

黄大鹏刚刚把学生家长送到招待所，反身折回学员宿舍楼。突

然，一辆白色本田小轿车嘎然而停在他的面前，距他仅有半步之遥。他被吓了一跳，没好气地嚷嚷着：“你这车怎么开的？！”

车门开了，走出来一位“小帅哥”。虽然脸上有几颗青春痘，但不影响他的青春潇洒。他很随意地朝黄大鹏笑笑：“哎，请问，学员八队在哪儿？”话语里透着一股玩世不恭的自来熟。

“你是……”黄大鹏上下打量着面前的“小帅哥”，个头大约在一米八左右，一身洗得发白的牛仔装，袖口处故意拆成了许多线穗穗，两个膝盖还挖了两个明显的“天窗”。头发是流行的中分，有型有款。

“小帅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入学通知书：“我叫黎明，是来报到的新生。”

“什么？”黄大鹏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接过通知书看了看，待他证实眼前的这个叫黎明的新生真是自己的属下时，胸中的火气腾地一下子蹿上来，大声吼道：“你是来上学的，还是来摆阔气的！告诉你！要摆阔气回去摆，这里是军校，不是赛车场！”

见黎明嘟着嘴，一副不服气的样子，黄大鹏的火更大了：“赶快把车开走，听见了没有！先把车送回去再来报到！”

黎明不屑地瞥了黄大鹏一眼，重新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随着引擎的发动，淡淡地甩了一句：“大惊小怪！”

女生寝室一共六个人。

肖虹推开门，一位打扮得十分时髦、鼻梁上点缀着几颗雀斑的女生热情地迎过来：“你就是北京来的肖虹吧，我叫白婷婷，广州来的。”她又指了指正在擦桌子的丁慧敏和凌茹，给肖虹介绍道：“她叫丁慧敏，是本校子弟，她们家和咱们宿舍就隔一条马路。她叫凌茹，是四川妹子。”丁慧敏和凌茹都抬起头来，礼貌地朝肖虹笑笑，算是

打了招呼。

肖虹环视了一下四周，这是一间老式的旧房，屋顶很高，朝南开着两扇窗户，赭红色的地板显然刚刚刷过油漆，空气中还弥散着淡淡的油漆味。靠墙摆着三张双层床。肖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是那张靠着窗户的上铺。她脸上不由得掠过一丝不快，自言自语道：“怎么是个上铺？”

白婷婷看出了肖虹的心思，讨好地指了指她的下铺，“这个人还没来，要不，你先和她换换？”

肖虹想了想：“此话有理。”说着，她揭下贴在下铺上的标签，上面印着两个字：“司琪”。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人家还没来，至少你也要征得人家的同意吧……”

肖虹转过身，站在面前的是一个十分出众的女生。说她出众，并不是那种妩媚的娇艳，而是一种颇有气质的端庄之美。特别是那双眼睛，犹如一潭深邃的碧波，纯净得容不得半点杂质。她手里拎着一个拖把，看来刚才是出去洗拖把了。

白婷婷见状，忙凑过来打圆场：“江男，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天是报到的最后一天，那个叫司琪的来不来还不一定呢，反正空着也是空着，谁住不是住？”

江男正色道：“这是公德。”

肖虹不愿一进门就把火药味搞得那么浓，她一耸身，跳回到上铺，笑着说：“好了，不换了，上铺有上铺的好处，阳光充足，空气新鲜，还可以高瞻远瞩。”

肖虹的息事宁人，使屋子里的气氛又转向和睦。大家重新开始干各自的事情。肖虹居高临下地打量着正在擦地的江男，心里浮起一种

说不出的别扭。后来，肖虹不止一次地回想起与江男不和的起因，冤家的种子或许就是那一刻种下的。看来，一山难容二虎，在这间屋子里，注定她和江男是谁也不会服谁的一对“老虎”。

黄大鹏一边“嘟嘟”地吹着哨，一边大声喊叫着：“各班集合，到楼外打扫环境卫生！”

他推开男生宿舍，张飞宇正在试穿刚领来的军装。他朝张飞宇喊了一嗓子：“军装以后有的是时间穿，那么着急干吗？你先召集男同学到楼前拔草。”

黄大鹏从楼梯上下来，走到对面的女生班，轻轻地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动静，他推开门，只见屋里的东西凌乱不堪，却空无一人。

“这人都哪去了？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黄大鹏一边叨唠着，一边往卫生区的方向走。走到卫生区一看，更让他七窍生烟，除了张飞宇和一两个男生外，其他拔草的竟然全是学生家长，这些在外面有头有脸有身份的人，全都拔得那么起劲儿，那么投入。

黄大鹏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他不知道此刻是应该责备学生，还是应该责备家长！他眼下唯一的想法就是把这些学员找回来，替换下那些含辛茹苦把他们抚育成人的爹娘。

黄大鹏急匆匆地走着，路过教学楼前的草坪，一幅情景冷不丁地撞入眼帘。在草坪中间，一个男生正在给一个女生照相，那女生一会儿站着，一会儿蹲着，一会儿趴着，摆出各种不同的姿势。那男生手里端着相机，像只猴子似的，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地选着角度。

“哎，你们是哪儿的？谁让你们进去的？没看见这块‘严禁践踏草坪’的牌子吗？快出来！”黄大鹏朝里面吼了一嗓子。

那男生朝外面望了一眼，“就还有最后两张，照完就出来！”

“不行！半张也不行！”

那男生拉着女孩儿的手，不情愿地走出来。只见那女孩儿上身套着军装，下身却穿着一条百褶裙，用手指顶着军帽，一看就是个“装甲（假）兵”。再看那男生，打扮得土不土，洋不洋，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黄大鹏好像在哪见过。他还没等黄大鹏开口，先扯着嗓门喊了一声“首长好！”随之，讪讪一笑，露出一对虎牙，两个酒窝儿。

黄大鹏想起来了，他好像叫什么“青藏”，是从青藏高原考来的。黄大鹏黑着脸，故意不理他，把脸转向那女孩儿：“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队的？”

那女孩儿怯怯地看了黄大鹏一眼，没敢吱声。

那个叫“青藏”的男生抢前一步：“首长，我叫骆青藏，是刚刚报到的。她是我的女朋友，叫林岚！”

黄大鹏把脸略转了一下，眉心蹙成一个疙瘩，声音陡然提高了八度：“好啊，骆青藏！才来就谈上女朋友了？！知道军校学员不让谈恋爱吗？！”

骆青藏争辩道：“她不是，她是和我一块从青藏高原考来的，她在地方大学，我们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

黄大鹏不容争辩地打断了骆青藏：“好了，不用解释了，赶紧让她把军装脱下来，送她走，你回去拔草！”

骆青藏不满地撇撇嘴。林岚始终垂着头，没敢吱声，乖乖地把军装脱下来，递给骆青藏。

黄大鹏还想说什么，这时张飞宇气喘吁吁地跑过来：“队长，我到处找你，刚才门卫来电话，说咱们队有几个学员被扣住了，让你去领。”黄大鹏一跺脚：“真是乱了套了！”说完急步向学校门口走去。

黄大鹏背着手，满脸怒容地训斥着面前这一溜刚刚从校门押解回来的“俘虏”。

“刚跨进军校大门，就无组织无纪律，让你们的父母替你们拔草，你们却跑出去照相，成什么体统？！门卫拦你们，还和人家吵。”

白婷婷嘟囔着：“我们是在跟他讲道理嘛！”

黄大鹏打断她：“没叫你说！”他的目光扫视着，一眼看到凌茹那弄得怪模怪样的头发，“你看看你们，都成什么样子了，哪有军人的模样？！这还没开学呢，八队的脸就让你们丢光了！”

他的目光跳到站在最边上的那位男学员身上，那位男学员穿着一身没有钉领花的新军装，手里抱着个包袱，始终垂着头，看不清他的眉眼。黄大鹏走过去：“你叫什么？”

“方长江。”声音很小，透着一股浓重的黄土高坡的味道。

黄大鹏没听清：“大声点！”

“方长江！”这一回声音提高一些，但他依旧没敢抬头去触碰黄大鹏的目光，眼睛始终盯着脚尖。

“你为什么外出？”

方长江把怀里的包袱向上抬了抬，“我想找个邮局去寄东西。”

“刚报到，有什么东西好奇的？”

“发了军装，我把穿来的衣服寄回去给我弟弟。”

“那么着急干什么？等到放寒假时带回去也不晚啊！”

“我们那儿穷，我一直和弟弟合穿一套衣服……”

听着这话，黄大鹏的心不由得一颤，从心底勾起了一缕同病相怜的情感。他毕竟也是从山村里走出来的，一闭上眼，就能想到家乡那秃秃的山梁，那遮风不遮雨的破屋……他重新打量着方长江，目光中多了几分柔和，蓦然间对这憨厚的山里娃升腾起一种敬佩。他想象得

出，在这个山里娃的身后，肯定有一条比其他人艰辛得多的坎坷泥泞的奋斗之路。

回到办公室，黄大鹏的心绪还没有平静下来。他觉得有点累，点燃一支烟，用力吸了两口，喷吐出一团浓浓的烟雾。他望了望对面空荡荡的办公桌，教导员是在招生的时候病倒的，得的是肝炎，这种病一沾上，学员队怕是回不来了，原来他想一个人干就一个人干吧，多干些工作累不死人。可是，面对这一群刚入学的宝贝，他确实有点发怵。仅凭自己一个人，万一顾不过来，闹出点什么事来，那就麻烦了。学校政治部曾经请他推荐过新教导员的人选，他也提了几个，但他知道，那不过是说说而已，在这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有谁愿意干这吃苦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呢？

2

罗芸是那种走在大街上有一定回头率的姑娘。仅仅用漂亮来形容她并不确切，因为除了漂亮之外，她还有一种常人所不具备的气质，特别当她穿上军装的时候，那种气质便显露得更加充分。

此刻她正急匆匆地赶往机场的出口处，由于天气炎热，她的脸显得红扑扑、汗津津的。她在出口处焦急地顾盼着，不时地用手中的手绢当作扇子在搨动着。出站的或接站的人们都不住扭过头来，看她一眼。

罗芸的目光专注地在出站的人群中流动，她不敢肯定，她要来接的人出现在面前时，她是否能立即认出来，那个身影，既是熟悉的，

又是陌生的，正是这种犹豫不定，使她决定穿上军装来接，军装是一种鲜明的符号，即使自己的记忆模糊了，起码会给对方一种提示，不至于弄出笑话来。

罗芸要接的人叫林克凡。

她和林克凡相识在五年前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那时，她的硕士课程刚读了一年，她是作为导师的助手参加研讨会的，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她听了林克凡的大会发言，后来，他们又在舞会上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罗芸至今仍能完整地追忆起那场舞会的每个细节。舞会从始至终放的都是“老唱片”，不是俄罗斯的名曲，就是美国的乡村音乐。那些平素看起来老态龙钟的教授，此刻都很兴奋，伴着轻曼舒缓的音乐翩翩起舞，动作是那么优美、儒雅，几乎把罗芸都看呆了。就在这个时候，她耳边响起了一个男中音：“请你跳个舞，好吗？”

罗芸抬起头，正是白天在大会上发言的那个林克凡，她点点头，欣然与他走下舞池。林克凡的舞跳得很标准，一招一势颇有绅士风度，罗芸随着他一圈圈旋转着。那热烈青春的舞姿，在整个舞场成了一道绚丽的风景。由于挨得很近，罗芸能感觉到林克凡那怦怦的心跳和潮热的呼吸，她也觉得自己整个身心都充满了活力，脸上溢满了甜美的笑容。

这一晚，他们不知跳了多少支曲子，也不知漫无边际地聊了些什么，林克凡告诉罗芸，他参加完这次研讨会，就要去美国加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罗芸也向林克凡讲述了许多身边的故事，他们聊得很热烈，以至曲终散场时，好像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

走出舞厅时，林克凡邀请罗芸再去咖啡屋坐一坐。罗芸当时不加思索地就拒绝了。后来，罗芸想过很多次，为什么当时连一点犹豫都

没有呢？自己其实对这个即将远赴大洋彼岸的小伙子挺有好感的，也希望再听他聊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可她还是断然拒绝了。和林克凡握别的时候，她能明显感觉到林克凡眼中的失落和手上传递的情感。

后来罗芸不断收到从美利坚寄来的信，每年的岁末，林克凡都会寄来一份美丽的新年贺卡。

罗芸想，大凡海外游子，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这种心绪，往往在给友人、亲人的信的字里行间，能得到一种慰藉。罗芸没想过，什么时候再与林克凡相会。可是昨天罗芸意外地收到了林克凡的一封电报说：“某天某时某航班到，盼接。”仅此寥寥数字，从发报的地址看，发自北京，她猜测，或许是林克凡有什么事回国，路过这里。

电子显示屏上的一盏红灯亮了，正是林克凡乘坐的那架班机，已经飞抵航空港。

罗芸的心不由得突突地跳起来，她竭力挤到出站口的最前面，双手扶住那根不锈钢的栏杆，瞪大眼睛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搜索。终于，她发现了那个走在人流中的西服革履推着行李车的林克凡。几乎同时，林克凡也看到了她，他们惊喜地叫着对方的名字。林克凡快步奔过来，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摇了又摇。望着林克凡那热切的目光，罗芸的心里不由得漾起了一种亲切、甜美的情绪，仿佛他们不是分别了很久很久，不是相隔了很远很远。

“罗芸，你比以前更漂亮了。”林克凡说话的声音有点颤抖。

罗芸嫣然一笑：“你可是快让人认不得了，毕竟是吃了几年洋面包。”

两人边说边往外走。罗芸拦住了一辆计程车，将行李放进后备厢，他们在车上坐定，汽车驶离机场，罗芸才想起还不知林克凡此次

来这里的目的，她探询地看了林克凡一眼：“这次在上海能停几天？”

林克凡平静地转过头：“要是不走了呢？”

罗芸突然悟出了这句话的意思：“这么说，你是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喽。”

林克凡有些不屑：“那全是报纸上的词。”

罗芸笑笑：“克凡，我真为你高兴，你准备到哪儿高就？”

“你说呢？”林克凡的目光与罗芸对视着，那眸子里仿佛有一团跳动的火苗。罗芸诚恳地说：“到我们军医大学来吧，你一定可以大有作为的。”

林克凡不动声色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罗芸：“你看看这个。”

罗芸把那张纸展开，原来是一张调令：“好啊，你手续都办好了，还把我蒙在鼓里！”

林克凡得意地说：“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黄大鹏做梦也不会想到，新来的代理教导员竟是那个曾经当过自己的学生、眼下在学校颇有几分知名度的青年学者罗芸。记得他刚调到八队当副队长那年，罗芸就是学员队的区队长。在他的印象中，罗芸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办起事情来成熟干练。毕业那年，她考取了丁思怡教授的研究生，这两年，发表了不少论文，是青年教师中一颗颇有希望、冉冉升起的新星，听说学校还打算把她列为跨世纪人才进行培养，正在上升的势头，她怎么会同意到学员队来当这个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代理教导员呢？

直到罗芸走进办公室，坐在了教导员那张空了两个月的办公桌前，黄大鹏才如梦初醒。